



大辭子

唐紀虞 等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大瓣子.....	唐紀虞 (1)
双生女儿.....	李文珊 (9)
一条心.....	唐紀虞 (20)
变.....	唐紀虞 (25)
“八十三”搬家.....	李文珊 (43)

大 辦 子

唐 紀 虞

我一进赵庄的村口，就楞住了：坑坑凹凹的街道，修成鱼脊梁马路了；路南路北的墙壁，全刷的雪白，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壁画；破老爷庙、五道庙全修成工厂了，“轟轟轟轟”的机器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哪象我一年前来过的赵庄啊！

我走到管理区办公室门口，正在东瞅西看的时候，被院里跑出来的一个人狠狠的撞了一下，我不是赶快托住门框，险些跌倒。我定神一看，撞我的原来是个很秀气的小伙子，椭圆脸，大眼睛，墨黑的分头压在一顶雪白的圆帽下面，蓝制服外罩了一件白围裙。越端详越面熟，就是想不起名字。

小伙子看了我两眼，忽然笑着说：“哎呀！原来是老唐！你怎么这样的端详我，是不是认不得我啦！”小伙子说完开心的大笑起来，脸上露出圆圆的小酒窝。啊！我一下想起了：“你……你不是王俊英！”“怎不是！”“你怎是这个样子！你的……”我本来想问她为啥把两条大辫子剪掉，专装扮的男不男、女不女，但她不等我问下去，就抢着说：“社主任在里边，不！现在是管理区主任啦！我有点急事，咱们回头再坐！”说完笑着跑了。我望着她的背影，纳闷的想：“莫非又是演戏？可她为演一场戏，怎舍得剪她那

象‘心尖肉’一样的大辮子！”

赵庄是我常到的个熟地方。我記得很清楚，王俊英还没有穿有襟褲子，就留着两个小辮，赶她前年初中毕业，两条辮子已长的拉到大腿上了。那会，她已是学校剧团的“名演員”，她演少数民族的歌舞，恐怕专业歌舞团的演員也比不上。她演完一个节目，台下的观众总要欢迎“大辮子”再来一个。天长日久，“大辮子”就叫开了，在三、四十里范围内，男女老幼都知道“大辮子”长的俊、唱的好。前年她初中毕业时，有些人便劝她到省里艺术学校深造，将来当个歌唱家。她本来也喜欢这一門，也有这个打算，可是，当时社里很需要文化人，党支部和她說了两三次，动员她回社参加生产。在这个矛盾面前，她想起自己家过去穷的連个席片子也沒有，听奶奶說过，她們家七、八辈啦都是瞎汉。自己一个女孩子能到中学念書，还不是全靠了党，全靠了农业社。現在社里需要有文化的人，党也动员自己回社参加生产，自己怎能不听党的話！她想到这里，毅然的放弃了个人的打算，回社参加了生产。她一回社，就听上党支部的話，把民校、剧团、黑板报、圖書館全办起来。她不光定期的給社員演戏，定时的开圖書館，下地劳动的时候，还要背上書报袋，給大家念書、讀报、唱歌。她把社里的模范人物，編成快板、歌子，給大家歌誦。社員們沒一个不夸奖她的，都亲昵的叫她“俺們的大辮子”。就这样，“大辮子”竟成王俊英的美称了。可是，現在她怎剪成小分头呢？

“老唐！来了怎不进家，是不是嫌我沒出来迎接？”

我扭头一看，原来是管理区主任赵三旺迎出来了。赵三旺沒等我回答，又笑呵呵的說：“老唐！你看公社給我們村带来多大变化啊！”我說：“是呀！不光村子变的認不得

啦，人也变的認不得啦！你們大辮子怎把辮子也剪啦？”

赵三旺笑着说：“哈！你問大辮子的事呀！嘿！說起有意思極啦！咱們先进家。”他把我詛进家，一面給倒水，一面說：“那还是五八年春天，我們在黃花梁下修水庫，大辮子是黃繼光突击队的隊員，不管干啥活，她都要和男隊員排住干，也比他們一点不遜色。有一回，男隊員們要打毆，大辮子非參加不行。一开始干，她那两条大辮子就摔打开了，她不得勁不說，摔打的挨她的人也不能好好干，小伙子們抓住这个机会就要笑开了：‘留长头发的就上不得大陣，快下去吧！’大辮子当时就气的想：‘还能詛两条辮子拖了后腿，晚上回去把它剪掉。’她晚上回到工棚，一拿起两条墨油似的辮子，又舍不得剪了。你大概还不知道，她这两条辮子整整留了十五年啦。她慢慢走出工棚，在月亮地一下看見写着‘黃繼光’三字的队旗，她馬上責怪自己：‘亏你还是个黨員，怎連两条辮子也舍不得啦！’她再沒躊躇，立刻返回工棚，拿起剪子就剪。和她在一块住的二环、三桃，不知道她为啥剪，都吃了一惊，赶快把她拉住。赶問清她为啥要剪时，都說她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再沒別的法啦，非剪不成！你剪了不心疼，俺們还心疼哩！你猜她怎說：‘一个辮子，怎能頂上劳动重要！’亏得二环、三桃給她想出把辮子盘在头上的主意，这才拦挡住。”

我急的問道：“那她到底为啥剪的？”

赵三旺又給我倒了一杯水，說：“你不要急呀！我們炼鋼鐵的时候，急需要些长头发，一下就是找不上，大家急的直搓手。李大楞开玩笑說：‘咱們动员妇女們剪辮子吧！’这句话一下把站在一旁的大辮子提醒了。她当时想：‘上次沒剪成，这回可真該剪啦！’她立刻跑回家，但一拿起辮子，

又手軟了。可是，当她想起赶英国，想起快快建設社会主义时，她把眼一闭，‘啞’、‘啞’两剪子，就把两条辮子剪下了。她把两条黑油似的辮子递給我，我抬头一看，她已变成一个留分头的假小子了。跟着，有好些妇女也把自己的辮子送来了。当时，我們感动的連句称贊話也說不出来了。”

赵三旺接住又說：“你听听，还有这么一件事哩：咱們这个队，去年秋天就办起食堂，赶轉了公社，又实行了粮食供給制，人們吃飯的愁帽子脫掉啦，妇女們也从鍋台上解放出来啦，你不知道，大家那个干劲，真不知有多大。可惜，我們起先只顧抓生产，沒有好好抓生活，再加上食堂里的炊事員有的成份不好，有的思想不进步，都把当炊事員看成件不光彩的事，給大家做不出一頓好飯，而十頓有八、九頓是冷飯。鬧得人們吃飯就罵大街，支部便決定要把食堂来个大整頓，調月兰、桂桂、仙女、二花几个女党团员到食堂做飯。經過动員，桂桂、仙女都同意干，只有月兰头搖的象波浪鼓，对我央告說：‘俺在鍋台上轉了十来年，好容易才熬出来，你快再找別的人吧！’我找月兰回来，正思謀怎往通說她，大辮子突然跑来了，一进門就說：‘三旺叔，让我做飯去吧！我保証和大伙擰成一股繩，三、五天內就把食堂来个大变样。’她这么一說，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們原来根本没想到她。你也知道，她从小念書，家里又有母亲、嫂子，不說做飯，連鍋也沒多洗过，怎能让她当炊事員！我当时說：‘俊英！你这精神很好，不过，你沒做过飯呀！’你猜她怎說：‘不会学唄，干啥也不是天生的。’我后来听人說，大辮子起先对炊事工作也沒看在眼里，这次听支部一强調这个工作，她才認識到这不是个小事情。后来，她見月兰不愿干，她就下定决心干。她和她媽一說，她媽惊奇的說：‘你疯

啦！女人都社围鍋台围‘草’啦，誰也不愿干，你为啥偏偏干！你是个中学生，中学生当伙夫，叫人笑也笑死啦！’大瓣子生气的說：‘您怎也是这样胡涂！您不是常对我說，念下書要为共产党干事，要为大伙干事，到食堂做飯就是社全村妇女真正离开鍋台，参加劳动，您怎也看成件賴事啦？’老人还有点想不通：‘你給社里写写画画，到地里劳动，还不是比这重要的事情。年輕輕的，蹲在个灶火門上，成天烟熏气打，……’大瓣子插嘴說：‘我到食堂做飯和到地里劳动一样，还能給社里写写画画，您不要操心。您說烟熏气打不好，象地主老財的閨女媳妇，成天啥也不干，打扮的白白淨淨，那好！’这句话一下把老人說住了。你也知道这閨女的脾气，向来是說一不二，敢想敢說，干啥也要干个漂亮。我見她决心下的这么大，就答应下来。你不清楚，中学生当炊事員，特別又是大瓣子，一下轟动了全公社。月兰的思想也通啦，还有些妇女也要求到食堂做飯。你今天到食堂吃吃飯，我保你滿意。公社党委，已决定在我們这里开食堂現場会，刚才打来电话，社大瓣子又到公社研究材料去。你刚才碰見她，她就是到公社去。”我这才恍然大悟說：“我見她戴的白帽，罩的围裙，只当又是演戏，原来这么回事。”

我贊叹的說：“人們用穆桂英比我們的妇女英雄，我看大瓣子还比穆桂英强万分。”赵三旺同意的說：“說的一点不差，穆桂英只是厉害些，活捉楊宗保，逼上成亲，……”他說起成亲，一下使我想起大瓣子的婚事，連忙問道：“大瓣子找下对象沒有？”赵三旺意味深长的說：“說起大瓣子找对象的事，嗨！更有意思，……”赵三旺剛說到这，跑进一个楞小伙子，說鋼鉄厂叫他赶快去一下，有要事商量。赵三旺和我說了句“回头再說”，便急急忙忙的跑了。

一出好戏，刚敲鑼便停演了，怎能不叫人心急。我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天黑，也沒把赵三旺等回来。我决定到食堂去，一面吃飯，一面找大瓣子，让她本人給我坦白。我刚走出街門，便碰上“白头翁”刘二老汉，老汉捉住我的手，一直問了四五声“好”，才拉上我往食堂走。老汉一面走，一面高兴的說：“老唐啊！你說人民公社有多少好处啊！人們用牛毛比多，我看人民公社的好处，比牛毛也多。不說別的，光說食堂，吃飯不要錢，这都是梦也梦不到的好事情。你知道，咱們穷人过去为鬧半碗糊糊，犯过多少愁腸啊！我这一头白头发，就是三十岁那年，因为遭了灾荒，鬧不上吃的，几天給急白的。”我們进了食堂院。老汉指划着給我介紹：东下房是厨房，西下房是大飯厅，正房是病人、带小孩的妇女和老人的小飯厅。老汉介紹完这些說：“过去我們都是在院里打土攤攤吃飯，大瓣子到了食堂，才听上支部的話，給鬧得这些飯厅。”老汉說到这里，猛然看上我說：

“大概你还不知道，大瓣子到食堂做飯啦！”我說我已知道啦！老汉又翘起大拇指說：“那真是個少見的好閨女。”我們正說着，月兰从厨房跑出来，讓我們赶快进飯厅吃飯。我問怎不見大瓣子？月兰說她還沒回来。飯厅已坐下好多人，熟人都站起和我打招呼。

我和刘二老汉坐到一张空桌上，只見桌上放的八付筷子，中間放的四个凉菜碟，是蘿苣絲，腌白菜，腌黃瓜，中間还放的一碟油炸辣角。工夫不大，給端上两大盘热菜，一盘是醋溜白，一盘是粉条、豆腐、山药大杂烩；跟着又給端来热騰騰的綠豆稀飯，軟溜溜的煎餅，虛的象棉花似的絲糕。刘二老汉指着飯說“你在飯館里也吃不上这么排場的飯！”老汉一面吃，一面說：“其实这餅也好，糕也好，都

是玉米面做的，俺們大辦子，這些日子為把飯做好，真下辛苦啦！她跑到外村參觀了好幾個食堂，又到城里買回一本做飯的書，孩子沒明沒夜的和人們研究了好幾天，一下把食堂的飯菜來了個大變樣。這還怕人們吃的不服貼，一吃飯就問大家，對饅頭的有啥意見？對菜炒的有啥意見？想吃啥飯？你說，飯做的這樣好，人們還有啥意見。前幾天，楊大頭隨便說了句：‘嘻！給咱吃頓丸子多好！’這個人你也知道，有嘴沒心，說完就忘啦！那知大辦子可認真啦，一定要給大家吃丸子。可是，做肉丸子吧，當時沒肉；做素丸子吧，沒人會做，這該怎辦？大辦子辦事從來不打退堂鼓，馬上騎上自行車進了城，到丸子鋪投了一下師，第二天就給大家吃的豆面丸子。”我忍不住說：“你們真該好好表揚表揚大辦子！”

劉二老漢指着四周的牆說：“你看！”我只顧看飯菜，還沒顧朝牆上看，原來牆上貼滿了表揚公社食堂和大辦子的大字報。我們吃完飯分手時，我忽然想起，還沒有向老漢打聽大辦子戀愛的事情。我又覺得，打問別人，不一定能打問出個名堂，干脆等晚上讓大辦子自己坦白吧！

晚上，我和幾個幹部了解了一下整黨整社的情況，便到食堂找大辦子去。那知食堂光留月蘭一個值日，別人都沒在了。聽月蘭說，他們公社五九年每畝要上三十萬斤肥料，這幾天隊里正大鬧積肥，大辦子剛從公社回來就向他們建議：今天晚上沒其它事，咱們也給社里積些肥去。大家都同意她的建議，剛才都到東頭拆一堵老牆去了。月蘭說完，再三囑咐我，一定不要把這事告訴三旺，因為三旺不讓她們經常苦戰。這是多么高尚的共產主義風格啊！我出了食堂，趕緊往東頭走，老遠就聽見嘻嘻哈哈的說笑聲。趕我過去，他們已把土牆刨倒了，有担的有推的往糞坑運。參加的人，不光

是食堂的妇女，还有许多男小伙子，刘二老汉也在里边。大瓣子第一个发现我，笑着说：“老唐！真对不起，没顾上找你坐去！”我逗笑的說：“你有一个人就行啦，还顾得上找我！”大瓣子急的說：“哎呀！老唐！你真冤枉死好人啦，你問問大家，我有没有？”我說：“你不要背上牛头不認眼，咱叫这大老汉刘大叔說說。”大瓣子的嘴象机关枪：

“对！咱叫刘大叔說說。刘大叔！你說你說。”刘二老汉笑的說：“这……这現在还不好說，因为你摆下的擂台，好汉們还正打的难解难分……”大瓣子笑的忙說：“你这老汉也开起我的玩笑啦！”說完担起一担土跑了。

經这么一說笑，我也明白啦，我知道大瓣子的对象还没有选定，但我相信，她一定会找到个志同道合、称心如意的好爱人。

雙生女兒

李 文 珊

大忙秋天的一个中午，张华突然从省城里回来了。他扛着行李，提着柳条手提箱刚走进家里，坐在“飯市”上吃晌午飯的人們，便紛紛議論起来了。

这个說：“这大概是回来結婚呀，你看那个高兴劲儿！”

那个說：“不象是。結婚还用带那么大的行李？再說，要是現下結婚，爱穿戴的大凤还能不准备嫁妝？”

隨話題閑扯的人們，提起了大凤，便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二十年前和大凤一起哇哇墜地的二凤来。有一个人紧接着說：“二凤这孩子干什么工作都比大凤积极，就是在这一点上，比大凤强了一截儿！”

“哈哈！”一片笑声。

大凤和二凤这一对双生女儿，在村里、村外很有些名气。因为她们姐妹俩是双生，模样儿又一样，六六老婆就常常在这“一样”上下工夫，做衣做帽都是双双对对做同样的，往往叫人分不清誰是姐姐，誰是妹妹。她们到了庙会上、戏台下，人們都围着瞧、踮着看，人人都說簡直分不清；要想知道誰是大的、誰是二的，只好叫一声，看看誰答应。可是如今她们不一样了，大凤已經有了张华作对象，而且眼看就要結婚，

二凤的对象却还没有影子呢！

当天晚饭后，张华不声不响地走进了大凤家的大门。

此刻，大凤全家人也已吃过晚饭，除二凤外，全家人都在。六六老汉坐在靠桌放着的罗圈椅上，安闲地吸旱烟。六六老婆的腰腿疼病又犯了，在家屋地下铺了一块席子，和衣躺着。大凤手里拿着一张旧报纸，倒坐在家屋门坎上，就着月光，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十多天前省城里的戏剧广告。

张华这次回来，是六六老汉全家人想不到的事。原来说定，他和大凤的婚礼，在腊月里才举行，可是他现在回来为什么就……。大凤和六六老汉都向张华投出疑问的眼光。

“我回来参加农业生产呀，你们没有想到吧？”张华坐下之后，主动地说。

“啊？”大凤和六六老汉一齐惊讶起来。大凤急口问道：“人家想参加工作还找不到门儿呢，你这是为的啥？”

张华觉得大凤的话不对劲，便又赶紧解释说：“为了锻炼自己嘛。最近党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下乡上山，参加体力劳动的事，我想你们也知道了。我是从家门到校门，又从校门到机关门，根本没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迫切需要到劳动中来锻炼，所以响应了党的号召，回来了。”

六六老汉说：“唉，你这是胡闹！回来有啥出息！受苦能锻炼成个啥？”说完，他把头扭在了另一边。

这父女二人的话，使原来兴致勃勃的张华，简直没办法再开口。小小的院子，让沉闷的气氛给笼罩了。又停了大半天，大凤问道：“你过去为啥永也没提过这件事？”

“这是最近才决定了的。”

张华要大凤到外面谈谈，大凤不太满意地但终于答应了。六六老汉扭过头来对张华说：“去吧，你们都好好想一想。年

輕人不要想怎就怎。你娘供你念了十來年書，難道就是為了壯你回來扛鋤頭？”六六老婆在屋子裡有氣無力地咳了一聲，表示不滿意他這樣多管閑事。六六老汉走在屋門前狠狠地問：“怎麼，我這說的是賴話？”

這是一個月亮正圓的夜晚。張華和大鳳信步走到村東水池邊，默默地坐在一塊被人磨光了的石頭上。過去，有好幾個夜晚，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倆吐露過許多心坎上的話。在這裡，大鳳曾經對他們婚後的生活，做過這樣設想：過了“九天”她就跟上張華進城。雖說張華是個參加工作不久的銀行營業員，她覺得在城裡找幾間房子還是可以的。他們先成立一個小家庭，張華上班，她看家，做飯，再稍帶着學些文化。過一個時期，讓張華想辦法給她也找個工作，兩個人就都到機關食堂吃飯。下了班，她洗刷洗刷，打扮打扮，跟張華一起到街上轉轉溜溜，看看電影，看看戲……現在，似乎一切都完了，她從張華回家參加體力勞動這個舉動上，預感到過去那個美妙的理想，全將成為泡影。一種從未有過的痛苦和失望襲擊着她，兩隻美丽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來。

“大鳳，我想你對我回來參加勞動的事，是有不同意見的。”張華慢慢地問。

“我有什么意見哩？”大鳳聲音低沉地說：“你自己的事，自己決定好了。我就是覺得你弄個半途而廢太可惜。”

張華本來想說“這有什么可惜呢？難道種地就不需要文化嗎？”可是沒等他開口，大鳳劈頭又開了腔：“以後怎麼辦？是不是還回去參加工作？”

“我打算當一輩子農民。”張華堅定地說，“你看，家裡只有娘一個人，她又是那樣老，需要照顧。再說，咱倆個

……”

“这也好！”沒有等张华說完，大凤便搶着說，“这陣子农村正需要你这聰明能干的知識分子哩，我完全贊成你的計劃！”

这分明是火头上的話，张华覺得很不痛快，他实在找不出別的話說。二人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便各自回了家。

张华見屋里还点着灯，进去一看，是二凤和他娘在談論农业社的事情。张华和二凤也是小学的同学。高小同学时，被同學們称作“老实疙瘩”的张华，就在二凤的心里留下了不少好感，只是后来二凤看到姐姐和张华更要好，她才主动地痛苦地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再……

二凤見张华从外面回来，便迎上去抱歉地說：“下午就听說你回来啦，因为社里开会，吃了黑夜飯，也沒有顧上来看你。”

“自家人还客气什么。”张华的母親插嘴說：“你有多忙啊，妇女劳动小組长，队里的讀报員，还是剧团演員。叫我連一样儿也頂不下来。”

二凤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着說：“刚才听社干部說，你这次回来是要参加农业生产，这真是梦想不到的好消息。要是明天給老同學們一說，保險大家都要高兴死了。”她看了看张华，又兴冲冲地說下去：“从报纸上看到大批干部下乡上山参加劳动的新聞，我就估計到可能有你，不过，我沒有想到你要回咱們村来。”

“你希望不希望我回咱們村？”张华笑着問。

“太希望了。”二凤說，“如今，农村里添一个知識分子，真象添一个宝贝。不論哪一方面都需要文化，都需要知識。你这一回来，咱們社里的各种工作，保險都会搞得更好

些。”

二凤这一顿連珠炮似的话，说的张华早把刚才心里的烦闷丢掉了。他说：“当农民的决心是定了。不过，我对于农业生产，是杆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以后还得你多多指教哩。”

“本事越大越谦虚了。”二凤撇了撇嘴，耍了个鬼脸。她说：“以后我们当然应当互相帮助，不过主要的还是你帮助我们。”停了停，她又问道：“团的关系带回来了吗？”张华说：“带回来了。”二凤说：“好！这下咱们支部又增加了力量。”

夜深了，张华送二凤回家时，二凤问：“见到姐姐来吗？”张华点了点头。二凤又问：“怎么样，她对你回村参加劳动有什么表示？”张华难过地摇了摇头。

社干部研究了一下，决定让张华当半脱离生产的副会计：一半时间参加田间生产活动，一半时间跟老会计管理社里的财务。初中毕业后，又在银行里当过二年多营业员的张华，担任一点会计工作，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他原来打算全部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的计划落空了。

自从那天夜里，张华和大凤不欢而散之后，张华总是想再找个机会给大凤谈谈。一有空闲，他就到大凤家里去坐。每一次，都使他大失所望。他发现大凤的心情很不舒畅，便找二凤商量看怎么办。二凤主张对大凤进行帮助，她说：“不使她正确认识参加劳动的重要性，你们的爱情不会巩固。”张华觉得这话很对。

一天下午，张华和二凤商量好，叫上大凤一道到地里摘棉花去了。高小毕业以后的几年来，大凤一般是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她总认为自己 and 一般农村姑娘不一样。张华和二凤

动员了老半天，她才勉强答应了。

三个人在一块地里，說話也挺方便。休息时，张华和二凤由增产棉花支援工业建設方面又扯起来参加农业生产的事。大凤一听見这种题目，就不耐煩起来。她說：“光荣，光荣！每天念叨这个，有什么意思！”张华皱了皱眉头，二凤的話早已出了口：“姐姐，我認为你这个态度就不对头！”大凤瞪着眼說：“你別教育我啦！”眼看姐妹俩快吵起来了，不看火候的张华又塞了把火：“我也觉得大凤的观点有问题！”这句话，刺痛了大凤的心，她猛地跳起来說：“我不好，也用不着你們来教訓！”說着背上花包扭头就走了。张华觉察到有了問題，便連忙叫：“大凤，大凤！”大凤头也不回，怒气冲冲地說：“以后你少叫我！”

此后，大凤和张华的关系便起了大变化。张华到了她家，她連話也不和张华說；在街上見了面，她更是扭过头，揚長而去。大凤变心了：她怨恨自己的眼窩不好，找錯了对象。她不止一次地想：“自己留在农村已經够沒出息了，再找个沒出息的男人，这一輩子不是窩囊透了嗎？”多年的恋爱，一下摔脱张华，确实使她于心不忍。可是当她看到张华不但不同情她，还想批評她，她的心更硬了。有一天晌午，张华端着碗到大凤家里吃飯，厨房里只有大凤一个人，他向大凤提了提結婚的事，想試試大凤是不是真的变了心。大凤翻起眼来看了看张华，冷笑着說：“哼！咱落后，配不上你！往后請你不要再說这种話！”这一来，忠厚老实的张华，才算認清了大凤。他难堪，他气愤，他恨自己为什么把純真的爱情給了这样一个灵魂丑恶的人！

人口快如风。大凤和张华恋爱关系的中断，很快就在村里传开。孤高自賞的大凤，老早就已遭到群众的不滿，关于

大风的行为，在她的家里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二凤坚决反对，六六老汉表示赞成，六六老婆是觉得丢人。全家人一有闲工夫，就断不了吵吵鬧鬧。

这一天下午，老天下着深秋时节的毛毛細雨，社里又没有召开會議，全家四口人都在家里。二凤坐在地下一个草墩上拆着一堆旧棉衣。她无意地提到了张华最近給社里測量土地并繪制平面图，帮助全社做生产建設规划的事，又惹得大风生了气。大风說：“你以后不要提他行不行？”二凤听了，火气也涌上来，她說：“你吃的是海水？管这么寬干什么？”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說：“我真弄不清你們是什么思想？”

坐在灶火台上吸旱烟的六六老汉，十分清楚二凤所說的“你們”是包括大风和他在內的。他没有还嘴，因为許多次爭吵都表明，他就是再长一张嘴也說不过二凤。但姐妹两个是鋼盆撞了鉄扫帚，誰也不让誰的。大风把整理好的、粗粗的两条辮子向背后一摔，說：什么思想？资产階級思想，地主恶霸思想，隨你的便，想說什么都成。反正婚姻大事是要自由自主哩。”

“婚姻自由也不是你这个自由法。”二凤說：“今天香三，明天臭四，这算个什么自由呀？”

“不用你管！”大风的火气更大了：“过去觉得他好，现在觉得他不好了。这是个人的自由。你有什么資格教訓我？你觉得他好，你嫁給他！”

大风說这句话，本来是話赶話逼出来的，二凤听了却有些受不住。近来，她和张华的关系确实不坏，常常在一起劳动和工作。不过“嫁給他”这件事她还没有想过。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脸突然紅了，原来想說的話，也全部忘光。她呆呆地坐在地下，头都抬不起来了。看样子，大风还要进一步追讨二